

唐元次山文集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七

與韋尚書書

乾元二年韋陟為禮部尚書東都留守



某月日前進士元結頓首尚書公閣下結每聞賢卿大夫能以至公之道推引君子使名聲德業相繼稱顯則思見之若不以至公之道推引士君子使禍惡凶辱同日更受則不思見之結所以年四十足不入於公卿之門身不齒於利祿之士豈忘榮顯蓋懼汚辱昨者有詔使結得詣京師至汝上逢山龜亦承詔詣京師結與山龜俱得乘郵而來郵長待結頗如龜者前日謁見尚書俯拜階下本望齒乘郵與諸龜結

待命而退不望尚書不以結齒之於龜以士君子見
禮問及詞賦許且休息此結之幸豈結望尚書之意
古人所以愛經術之士重山野之客採與童之誦者
蓋為其能明古以論今方正而不諱悉人之下情結
雖昧於經術然自山野而來能悉下情尚書與國休
戚能無問乎事有在尚書力及能不行乎結頓首

與李相公書

乾元二年李揆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月日新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元結頓首
相公執事某性愚弱本不敢干時求進十餘年間在
山野過為知己猥見稱譽辱在鄉選名污上第退而

知耻更自委順亦數年矣中逢喪亂奔走江海當死
復生見有今日林壑不保敢思祿位忽枉公詔命詣
京師州縣發遣不得辭避三四千里煩勞公車始命
蹈舞帝庭即日辭命擔囊乞丐復歸海濱今則過次
授官又令將命謀人軍者誰曰易乎相公見某但禮
文拜揖之外無所問焉忽然狂妄男子不稱任使坐
招敗辱相公如何某所以盡所知見聞於左右不審
相公以為可否如曰不可合正典刑欺上罔下是某
之罪謹奉詔書及章服待命屏外某頓首

與韋洪州書

上元二年韋觀為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

某月日荆南節度判官水部員外郎無殿中侍御史
元結頓首某聞古之賢達居權位也今當世頌其德
後世師其行何以言之在分君子小人察視邪正使
無冤濫而無憤痛耳某不能遠取古人請以端公賢
公中丞為喻前者獲接端公餘論某嘗議及中丞某
以為賞中丞之功未當論中丞之冤至濫端公不知
情至泣涕交流豈不為有冤濫未申而生此憤痛某
於端公頗為親故官又差肩曾不垂問便即責使冤
濫者豈獨中丞而已乎憤痛者豈獨端公而已乎所
以至遣使者試以自明端公前牒則請不交兵端公

後牒則請速交兵如此豈端公自察辨誤耶有小人
惑亂端公耶端公又云荆南將士侵暴端公豈能保
荆南將士必侵暴乎豈能保淮西將士必不侵暴乎
端公少垂察問某又聞泗上鄰家之事請說以自喻
昔泗上有鄰家有朋友遊者聞之遊東家則曰公之
友賢能益主人西家之友愚能損主人遊西家則曰
公之友智能譽主人東家之友狡能毀主人見其友
亦如聞主人之論於是鄰家之友相惡將相害鄰家
之翁怒將相絕里有正信之士為辯之然後鄰家通
歡鄰友相善荆南與江西猶鄰家也某其友乎遊者

方相聞誰為正信之士一為辯之某敢以此書獻端公閣下

與呂相公書

某月日某官某再拜相公閣下某嘗見時人不能自守性分俛仰於傾奪之中低徊於名利之下至有傷污毀辱之患滅身亡家之禍則欲劇為之箴於身豈願踰性分取禍辱而忘自箴者耶某性荒浪無拘限每不能節酒與人相見適在一室不能無歡於醉醉歡之中不能無過少不學為吏長又著書論自適昔天下太平不敢絕世業亦欲求文學之官職負散冗

者為子孫計耳自兵興以來此望亦絕何哉某一身奉親奔走萬里所望飲啄承歡膝下今則辱在官以逾其性分觸禍辱機兆者日未無之某又三世單貧年過四十弱子無母年未十歲孤生嫁娶者一人相公視某敢以身徇名利者乎有如某者以身徇名利齒於奴隸尚可羞而况士君子也歟某甚愚鈍又無功勞自布衣歷官不十月官至尚書郎向三歲官未削人多相榮其實自憂相公恐令某漸至畏懼而死甚令必受禍辱而已某前後所言相公似未見信故籍紙筆煩瀆門下某再拜

與何員外書

永泰中何昌裕為戶部員外

月日次山白何夫子執事皮弁時俗廢之久矣非好古君子誰能存之忽蒙見贈驚喜無喻次山漫浪者也苦不愛便事之服時世之中昔年在山野曾作愚巾凡裘異於制度凡裘領緇緇界緇緣緇帶其餘皆褐帶聯後縫中腰前繫愚巾頂方帶方垂方緇葛為之玄絲為綾次山自衣帶中裘雖不為時人大惡亦嘗辱其嗤謂方欲雜古人衣帶以自免辱贈及皮弁與凡裘正相宜若風霜憐然出行林野次山則戴皮弁衣凡裘若大暑蒸濕出見賓客次山則戴愚巾衣野

服野服大抵緇褐布葛為之也腰擔為裳短襟為衣裳下及屨衣垂及膝下不審夫子異時歸休適在山野能衣戴此者不乎若以為宜當各造一副送往元次山白

篋中集序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顯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訟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喪於雅正然我彼則指詠時物會

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
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吳興沈
于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
五十餘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
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
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
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為辯士吾欲問之兵興
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馬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
方祖師者不見近作畫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
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忘於今凡七人詩二十

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別韓方源序

昔元次山與韓方源別于商餘約不終歲復相見於
此山忽八年於今始獲相見悲歡之至言可極耶次
山與方源昔年俱順於山谷有終焉之意今方源得
如其心次山污其冠冕次山一顧方源再三慚羞時
復飲酒求其安家今方源欲安家肥陽次山方理兵
九江相醉相辭不必如昔年之約此情豈易然者耶
乙未之前次山有元子乙未之後次山有猗子子戊
戌中次山有浪說悉贈方源庶方源見次山之意

別王佐卿序

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五時次山須浪遊吳中佐卿須日去西蜀對酒欲別此情易耶在少年時握手笑別雖遠不恨以天下無事志氣猶壯今與佐卿年近五十又逢戰爭未息相去萬里欲強笑別其可得乎與佐卿去者有清河崔異與次山往者有彭城劉灣相醉相留幾日江畔主人鄂州刺史韋延安令四座作詩命予為序以送遠云

劉侍御月夜讌會序

兵興已來十一年矣獲與同志歡醉達旦詠歌取適無一二焉乙巳歲彭城劉靈源在衡陽逢故人或有在者曰昔相會第歡遠遊始與諸公待月而笑語竟與諸公愛月而歡醉詠歌夜久賦詩言懷於戲文章道喪蓋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誰道是耶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為後生之規範今夕豈不能道達情性成一時之美乎

送孟校書往南海序

平昌孟雲卿與元次山同州里以辭學相友幾二十年次山今罷守春陵雲卿始典校芸閣於戲材業次

山不如雲卿辭賦次山不如雲卿通和次山不如雲卿在次山又詡然求進者也誰言時命吾欲聽之次山今且未老雲卿少次山六七歲雲卿名聲滿天下知已在朝廷及次山之年雲卿何事不可至勿隨長風乘興蹈海勿愛羅浮往而不歸南海幕府有樂安任鴻與次山最舊請任公為次山一白府主趣資裝雲卿使北歸慎勿令徘徊海上諸公第醉歌送之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

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峰譚子又在焉彼真可家之者耶子去為吾謀於牧犢近峻公有泉山山石老樹壽藤縈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為十數間茅舍所詣纔通小船則吾往而家矣此邦舜祠奇恠陽華之殊異漁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一二說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樽鳧舫運觴醉送譚子歸于雲陽漫叟元次山序

別崔曼序

漫叟年將五十與時世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聲紛

紛人間博陵崔曼感叟所為遊而辨之數月未去會
潭州都督張正言薦曼為屬邑長將行叟謂曰叟異
時乃山林一病民耳宜不相固行矣勿惑吾子有才
業且明辯又方年少必能樹勲庸垂名聲若求先達
賢異能相杖拭正在張公張公往年在西城主人能
用其一言遂開城千里威震絕域張公往在淮南遂
巡指麾萬夫風從遭逢猜疑施而不為今海內兵革
未息張公必為時用吾子勉之所相規者所宜緩步
富貴從容謀畫少節酒平氣緊耳

送王及之容州序

乾元中漫叟浪家于潏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
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懼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
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
不以羈旅見懼以相安為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
也如是之多叟在春陵及能相從遊歲餘而去將行
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強藝業勿
以遊方為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
彼驅驅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鍾鼎亦
胡頑受納行矣自愛耿容州歡於叟者及到容州為
叟謝主人聞幕府野次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

士有如及也。能收引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問進士 永泰二年
道州問

第一

問天下興兵今十二年矣殺傷勞辱人似未戢控強兵據要害者外以奉王命為辭內實理車甲招賓客樹爪牙國家亦因其所利大者王而相之亞者公侯尚不滿望今欲散其士卒使歸鄉里收其器械納之王府隨其才分與之祿位欲臨之以威武則力未能制欲責之以辭讓則其心未喻若捨而不問則未覩

太平秀才通明古今才識傑異天下之兵須解蒼生須致仁壽其策安出子其昌言

第二

問往年天下太平仕者非累資序積勞考二十許年不離一尉至于入廊廟總樞轄則當時名聲籍甚者得至焉今商賈賤類臺隸下品數月之間太者上汚卿監小者下辱州縣至於廊廟不無雜人如專經以求進主文而望遠者若不困頓於林野則必懷惶於道路今日國家行何道得九流鑑清作何法得僥倖路絕施何令使人自知耻設何教使賢愚自分

第三

問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
耜亦滿人家糧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校
量忽遇凶年穀猶耗盡當今三河膏壤淮泗沃野皆
荆棘已老則耕可知太倉空虛雀鼠猶餓至于百姓
朝暮不足而諸道聚兵百有餘萬遭歲不稔將何為
謀今欲勸人耕種則喪亡之後人自貧苦寒餒不救
豈有生資今欲罷兵息戍則又寇盜猶在尚須防遏
使國家用何策得人安俗阜不戰無兵用何謀使縱
遇凶年亦無災患

第四

問往年粟一斛估錢四百猶貴近年粟一斛估錢五
百尚賤往年帛一匹估錢五百猶貴近年帛一匹估
錢二千尚賤今耕夫未盡織婦猶在何故往年耕織
計時量力勞苦忘倦求免寒餒何故今日甘心寒餒
惰遊而已於戲曩時粟帛至賤衣食至易今日粟帛
至貴衣食至難而人心勤惰如此其何故也試一商
之欲聞其說

第五

問古人識貴精通學重無博不有激發何以相求三

禮何篇可刪三傳何者可廢墨氏非樂其禮何以儒家委命此言當乎彼天女天孫不知何物彼日兄月姊弟妹是誰馭僮與僮奴寧分一純將二精何說孤竹之君何姓新城老婦何名棘竹出自何方毒銅產於何國何鄉無水可飲何地卧冰而温何人恩信過於田橫何人壯勇等於關羽何人鑿坯而遁何人終日掃門無淺近之不為悉說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七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八

時議三篇 有表

臣某言臣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遠徵愚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下又安用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羞受小人之辱故編輿阜之說為三篇名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乾元二年九月日前進士元結表上

時議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逆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
淮漢西抵秦塞北盡幽都今趙衛之疆悉為盜有凶
勇之徒在四方者幾百餘萬如屯守二京從衛魁帥
者不計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已不固矣天
子獨以數騎僅至靈武引聚餘弱憑陵強寇頓軍岐
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摧堅銳復兩京逃降逆類
悉收河南州縣今河北隴陰姦逆尚餘今山谷江湖
稍多亡命今所在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咸轉
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任使

天子往在靈武至于鳳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敵無
今日禁制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
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今日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今
日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強不能
以強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安而忍以未安忘危時
之議者或相對曰此非難言甚易言矣天子往年悲
恨陵廟為凶逆傷汚愆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
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
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喜改如
此所以能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謙

和而居冕旒清晨纓佩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太常備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叅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廐有良馬宮有美女與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諧臣戲官怡愉天顏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自己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制弱忍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強弱可言當天下日無事矣

時論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自謀曰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敵則家國兩全不勝則家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非極諫今吾屬名位已重財貨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安吾何苦哉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讎相害內無窮賤相迫何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之曰嗚呼吾州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者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婦如身能存者力役乞丐凍餒不足况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又聞曰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役者多寡弱貧獨流亡

死生悲憂道路亦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無隴畝以自處若不安我等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益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而然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焉罔上惑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之中至姦元惡卓然而存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蒼生遂益冤怨如公直亡矣忠信失矣冤怨生矣豈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理之能無端內吾屬議於野者又何所及

時議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致太平方力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說者異之何哉時之議者或相對曰如天子所思如說者所異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誥皆嘗言及言雖慤懃事皆不行前後再三頗類諧戲今或有仁恤之詔憂勤之誥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不行之故也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足堪沮勸嗚呼沮勸之道在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有言何為自太古已來致理興化未有言之不行而

能至矣若天子能追行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法且免天下無端雜徭且除天下隨時弊法且去天下拘忌煩令必任天下賢異君子屏斥天下姦邪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與之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為不及

管仲論

自兵興已來今三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修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當少容與焉至如相諸侯材量亦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

王之道興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疆富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如約諸侯之說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更疆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為何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臨於魯魯不敢不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

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
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簡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
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
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常患弱大
國不敢怙疆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
爭兵戈相臨誰為彊弱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
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謀國猶豫宜往問
之君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
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為諸侯廣子孫之業上
為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

後定天子封畿諸侯疆域輿服器玩禮樂法度征賦
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即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
請命天子廢其驕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
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
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齋戒
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
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旦暮阜隸於諸侯不可則
願全肌骨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
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
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

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修爾矛戟約爾列國
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遵先王法
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
民修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誓豈云及予將及來
世子敢以此誓誓於宗廟予敢以此誓誓於天地諸
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世
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
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惑當
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
諷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

諫諍如初又甚不可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進禮
兵及王之宮兵及王之宮矣當以宗廟之憂咨之當
以人民之怨咨之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
盟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
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
此則周之天子未為奴矣諸侯之國則未亡矣秦於
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智及也
時不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之也歟仲曾是
為也乎時之不可也歟況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
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為矣

文粹
作乎矣

寤五計論

元子天寶中曾預讌於諫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
之大夫歎曰諫議散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
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
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寤婢一人在人主
左右以寤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郤
社來侯侯家得寤婢寤則寤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
一歲婢寤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寤則
假寤其言似不怨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寤
病寐中寤言非所知也引寤婢自辨辭說云云侯疑

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之奴寤愈甚奴於是重窺侯
意先事寤說說侯之過警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
有知侯禍機因寤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
侯納客為上賓復反方六其奴命曰寤良氏子孫世在
于郤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寤言以譏諫人主悔過
追誤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
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郤侯夷
奴

丐論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

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
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
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
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
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丐耶有可羞者亦曾知之
未也嗚呼於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人丐嫁娶於
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
售邪妄丐權家婢顏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
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
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僕園丐

性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取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
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甕
倚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
無顏容行於人間天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
迹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耶
幸不在山林亦宜且甕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
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之無耻庶幾世始
能相容吾子無矯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
可為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漫論并序

乾元己亥至寶應壬寅蒙時人相誚議曰元次山嘗漫有所為且漫辭官漫聞議云云因作漫論論

曰

世有規檢大夫持規之徒來問叟曰公漫然何為對曰漫為何似然對曰漫然規者怒曰人以漫指公者是他家惡公之辭何得翻不惡漫而稱漫為漫何檢括漫何操持漫何是非漫不足準漫不足規漫無所用漫無所施漫也何效漫焉何師公髮已白無終惑之叟俛首而謝曰吾不意公之說漫而至於此意如所說漫焉足耻吾當於漫終身不羞著書作論當為

漫流於戲九流百氏有定限耶吾自分張獨為漫家規檢之徒則奈我何

化虎論

都昌縣大夫張黎君英將之官與其友賈德方元次山別且曰吾邑多山澤可致麋鹿為二賢羞賓客何如及到官書與二友曰待我化行旬月使虎為鹿豺為麋梟為鷓鴣蝦蟇為兔將以豐江外庖厨豈獨與德方次山之羞賓客也德方對曰嗚呼兵興歲久戰爭日甚生人怨痛何時休息君英之化豈及豺虎將恐虎窟公城豺遊公庭梟集公楹群蛙匝公而鳴敢

以不然之論返化君英賈德方報君英化虎之論宜
豈直望化虎哉次山請商之君英所謂待吾化豺虎
然後羞於屬也其意蓋欲待朝廷化小人為君子化
諂媚為公直化姦逆為忠信化競進為退讓化刑法
為典禮化仁義為道德使天下之人皆涵純樸豈止
化虎而羞我哉德方未量君英耶次山故編所言為
化虎之論

辯惑二篇有序

議者多惑朱公叔第五興先所為故引之作辯惑
二篇以喻惑者其意亦欲將辯惑與時人為勸懼

之方

上篇

昔南陽朱公叔為冀州刺史百城長吏多惧罪自去
公叔不舉法彈理之聽其去官而已惑者曰公叔才
達者也苟能威畏苟能逃罪當下自新之令不問前
時之過公叔之為也我辯者曰嗚呼先王作法令
蓋欲禁貪邪絕兇暴使人不得苟免是以惡蒙異世
之誅善及子孫之賞若法令不行則無以沮勸苟失
沮勸則賞罰何為嗚呼先王懼人民自相侵害故官
人以理之加其爵祿使其富貴蓋為其能理養人民

者也彼乃絕理養之心以殺奪為務去而不理而曰
是乎豈有冠冕軒車佩符持節取先王典禮以為盜
具將天下法令而為盜資乎致使金寶千囊財貨百
車令彼盜類各為富家公叔不理奈何咨嗟

下篇

昔第五興先為詔使舉奏刺史二千石蒙削免者甚
眾興先以奉使稱職獲遷官焉惑者曰興先能糾劾
過惡直哉使臣遷秩次也宜乎辯者曰夫理人貴久
其法明其禁使人知常且長也漢家法不常耶禁不
長耶何得興先暴將威令急操刑獄使蒙戮辱者如

斯多乎若漢家天下法禁皆如冀州四方詔使皆如
興先則亂生於令出禍作於遣使誰為惑者聽我商
之嗚呼畏陷人於法故先於禁制有抵犯者理而刑
之示其必常也人始知懼先王欲人自名御故為善者
賞之俾人勸而無懼然後乃理所以施賞罰於人民
令似衣冠不可脫去如此慙慙乃能措刑殺致太平
耳故曰賞善而不罰惡則亂罰惡而不賞善亦亂賞
罰不行與過差必止若如此漢家之法在乎興先之
為是也乎衆人之感喻無

喻友

天寶丁亥中詔徵天下士人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
就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洩漏當時
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曠五拜反不識禮度
恐有諛良士反言汙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尚書
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常吏如吏部試詩賦論策已而
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為野無遺賢元
子時在舉中將東歸鄉人有苦貧賤者欲留長安依
記時權徘徊相謀因諭之曰昔世已來共尚丘園潔
白之士蓋為其能外獨自全不和不就飢寒切之不
為勞苦自守窮賤甘心不辭忽天子有命聘之玄纁

東帛以先意薦論擁篲以導道欲有所問如咨師傳
聽其言則可為規戒考其行則可為師範用其材則
可為經濟與之權位乃社稷之臣君能忘此而欲隨
逐駑駘入棧櫪中食下廐賢上候辨反為後騎
負卑隸受鞭策耶人生不方正忠信以顯榮則介潔
靜和以終老鄉人於是與元子偕歸於戲貴不專權
罔感上下賤能守分不苟求取始為君子因喻鄉人
得及林甫言意可存編為喻友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八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九

元魯縣墓表

天寶十三年元子從兄前魯縣大夫德秀卒元子哭
之哀門人叔盈問曰夫子哭從兄也哀不亦過乎禮
與對曰汝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叔盈退謂其徒
曰夫子之哭元大夫也兼師友之分亦過矣元子聞
之召叔盈謂曰吾誠哀過汝所云也元大夫弱無所
固壯無所專老無所存死無所餘此非人情人情所
耽溺喜愛似可惡者大夫無之如戒如懼如憎如惡
此其無情此非有心士君子知焉不知也吾今之哀

汝知之焉而不知也嗚呼元大夫生六十餘年而卒未嘗識婦人而視錦繡不頌之何以戒荒淫侈靡之徒也哉未嘗求足而言利苟辭而使色不頌之何以戒貪猥佞媚之徒也哉未嘗主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童不頌之何以戒占田千夫室宇千柱家童百指之徒也哉未嘗皂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不頌之何以戒綺紈梁肉之徒也哉於戲吾以元大夫德行遺來世清獨君子方直之士也歟

哀丘表

乾元庚子元子理兵于有泌之南泌南至德丁酉為

陷邑乾元己亥為境上殺傷勞苦言可極耶銜郭亂骨如古屠肆於是收而藏之命曰哀丘或曰次山之命哀丘也哀生人將盡而亂骨不藏者乎哀壯勇已死而名跡不顯者乎對曰非也吾哀凡人不能絕貪爭毒亂之心守正和仁讓之分至今吾有哀丘之怨歟

左黃州表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為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河淮之北千里荒草

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黃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年以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欺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敢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如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居三年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黃人多去思故為黃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女巫事則南陽左公能悉記之

呂公表

上元二年置南都於荊州為江陵府使舊相東平呂公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分峽中湖南及武陵澧陽巴陵凡一十七州為荆南節度觀察使公理荆南三年年五十一薨于官嗚呼使公年壽之不將也天其未戢兵革不愛蒼生歟公明不盡人之私惠不取人之愛威不致人之懼令不求人之犯正不刑人之僻直不指人之恥故名不異俗跡不矯時內含端明外與常規其大雅君子全於終始者耶公所以進退其身人不知其道公所以再在台衡人不知其德頌元

化者誰預頌乎於戲公將用於人而不見其用人將得於公而公忘其所得乎結等迹參名業嘗在幕下將紀盛德示於來世故刻金石留於此邦

惠公禪居表

沂樊水二百餘里有湧溪入溪八九里有蛇山之陽是惠公禪居禪師以無情待人之有情以有為全己之無欲各因其性分莫不與善知人困窮喻使耕織因人灾患勸守仁信故閭里相化恥為弋釣日勤種植不五六年沮澤有溝塍荒阜有阡陌桑果竹園如伊洛間所以愛禪師者無全行無全道豈能及此鄉

人欲增脩塔廟託禪師以求福禪師亦隨人之意而制造焉直門臨溪廣堂背山庭列雙臺脩廊夏寒松竹蒼蒼周流清泉岑嶺複抱衆山回旋斯亦曠絕之殊境矣吾以所疑咨於禪師禪師曰我恐人忘善以事誘人及人將善固不以事為累吾以所惑咨於禪師禪師曰公若以惑相問我亦惑於問焉公若無惑我復何對於戲吾漫浪者也焉能盡禪師之意乎縣大夫孟彥深王文淵識名顯當世必能盡禪師之意故命之作贊贊曰

聖者忘跡達人化心惠公之妙無得而尋如山出雲

如水涵月惠公得之演用不竭無情之化可洽群黎
將引天下同於湧溪

夏侯岳州表

癸卯歲岳州刺史夏侯公歿于私家門人弟子愛思
不忘願旌遺德將顯來世會予詔許優閑家于樊上
故為公作表庚子中公鎮岳州予時為尚書郎在荆
南幕府嘗因廡問到公之州其時天下兵興已六七
十年矣人疲州小比太平時力役百倍公能清正寬
恕靜以理之故其人安和而服說為當時法則及公
罷歸州里公家與吾相鄰見公在州里與山野童孺

與當道辭色均若語是非得喪語夫壽哀樂戀意澹
然吾是知道勝於內者物莫能撓德克於外者事不
能誘公之所至其獨有乎於戲公既壽而貴保家全
歸於今之世誰不榮夷於公之世嗣與公官則本縣
大夫李公狀著之矣

舜祠表

有唐乙巳歲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元結
以虞舜葬於蒼梧之九疑之山在我封內是故申明
前詔立祠于州西之山南已而刻石為表於戲孔氏
作虞書明大舜德及生人之至則大舜於生人宜以

類乎天地生人奉大舜宜萬世而不戢考大舜南巡之年時已一百一十二歲矣自中國至蒼梧亦幾有萬里蒼梧山谷深險可懼帝竟入而不回至今山下之人不知帝居之宮帝墓之陵嗚呼在有虞氏之世人民可奪其君耶人民於大舜能忘而不思耶何為來而不歸何故死於空山吾實感而作表來者遊於此邦登乎九疑誰能不感也歎

崔潭州表

乙巳歲潭州刺史崔灌去官州人衡州司功叅軍鄭洙為鄉人某等請余為崔公作表公前在澧州謠頌

之聲達于朝廷褒異之詔與人為程及領此州在今日能使孤老寡弱無悲憂單貧困窮安其鄉富豪強家無利害賈人就食之類各得其業職役供給不匱人而當於有司若非清廉而信正直而仁則不能至於觀察御史中丞孟公奏課又第一會國家以犬戎為虞未即徵拜使蒼生正暘於歌反而去其麻廕使蒼生正渴而救其清源時艱道遠州人等不得詣闕冤訴且欲刻石立表以彰盛德於戲刺史有土官也千里之內品刑之屬不亦多乎豈可令凶豎暴類貪夫姦黨以貨權家而至此官如崔公有者豈獨真刺史

耳鄭淵之為豈苟媚其君而私於州里耶蓋懼清廉
正直之道溺於時俗君子遺愛之心不顯來世故采
其意而已矣

張處士表

永泰丙午中處士張秀卒於戲吾嘗驗古人將老死
巖谷遠跡時世者不必其心皆好山林若非介直方
正與時世不合必識高行獨與時世不合不然則剛
褊傲逸與時世不合彼若遭逢不容則身不足以為
禍將家族以隨之至於傷污毀辱何足說者故使之
矯然絕世逃其不容直為逸民竟為退士枕石飲水

終身而已當時之君欲以祿位招之有土之官欲以
厚禮處之彼驚懼抗絕而去時之見能如此所以尤
高尚焉嗚呼處士與時不合者耶而未能矯然絕世
遭以禮法相檢不見容悲夫

菊圃記

春陵俗不種菊前時自遠致之植於前庭墻下及再
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歎久之誰不知菊也芳
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為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趨走
猶宜徙植脩養而忍蹂踐至盡不愛惜乎於戲賢士
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

如此菊也悲傷奈何於是更為之圃重畦植之其地
近讌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麾不此
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菊為助興
之物為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樂經列於記後

廣宴亭記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款於鮮上而為候
舍漫叟家于樊上不醉則閑乃相其地形驗之圖記
故實為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贈伏
武昌詩云樊山開廣宴非此地耶吾款因而脩之命
曰廣宴亭何如漫叟頌之曰古人將修廢遺尤異之

事為君子之道於戲天下有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
者誰能脩而旌之天將馱悔往乎使公方壯而有是
心也當裁畜簡札待為之頌故作此廣宴記

殊亭記

癸卯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為理
故政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
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况於人哉公能令人理使
身多暇招我畏暑且為涼亭亭臨大江復出山上佳
木相蔭常多清風巡回極望目不馱遠吾見公才殊
政殊跡殊為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斷石刻記立

于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惑焉

右溪記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管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澗激注休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為亭宇植松與桂蕪之香草以裨形勝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刺史廳記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乃存亡休感之係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爾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災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懦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廡而已遍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

已來諸公改授遷紘年月則舊記存焉

茅閣記

乙巳平昌孟公鎮湖南將二歲矣以威惠理戎旅以簡易肅州縣刑政之下則無撓人故居方多閑時與賓客嘗歆因亭引望以紓遠懷偶愛古木數株重覆城上遂作茅閣蔭其清陰長風寥寥入我軒檻扇和爽氣滿於閣中世傳衡陽暑濕鬱烝休息於此何為不然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熱誰似茅閣蔭而麻之於戲賢人君子為蒼生之麻蔭不如是耶諸公歌詠以長之俾茅閣之什得系嗣於風雅者矣

九疑圖記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登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因謂之九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華之峻崎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碁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鼈林無鳥獸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榕栝並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回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中山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為洞庭若

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幾焉或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里未盡邊陲當合以九疑為南嶽以崑崙為西嶽衡陽之輩聽逸者占為山封君表作園囿耳但苦當世議者拘限常情牽引古製不能有所改矧也如何故圖九峯略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往跡峯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觀者易之時永泰丙午中也

寒亭記

在江華縣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南水石相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入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於石上及亭成也所以階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齊絕巔若且暮景氣煙靄異色蒼蒼石壙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于亭上為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烝之地而清涼可安不合命之曰寒亭歟乃為寒亭作記刻之亭背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九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十

為董江夏自陳表

臣某言月日勅使某官某乙至賜臣制書示臣云云
伏見詔旨感深驚懼臣豈草木不知天心頃者潼關
失守皇輿不安四方之人無所繫命及永王承制出
鎮荆南婦人童子忻奉王教意其然者人未離心臣
謂此時可奮臣節王初見臣謂臣可任遂授臣江夏
郡太守近日王以寇盜侵偏總兵東下旁牒郡縣皆
言巡撫今諸道節度以為王不奉詔兵臨郡縣疑王
之議聞於朝廷臣則王所授官有兵防禦鄰郡並邑

疑臣順王旬日之間致身無地臣本受王之命為王奉詔王所授臣之官為臣許國忠正之分臣實未虧蒼黃之中死幾無所不圖今日得達聖聽今臣年六十老母在堂縱未能奉義捐生則豈忍兩忘忠孝臣少以文學為諸生所多中年自願逸在山澤聖明無事甘為外臣無何以鄙僻之故反為人知遂汚官次以至今日臣又頃年貶謫罪未昭洗今所授官復越班秩罷歸待罪是臣之分今陛下以王室艱難寄臣方面亦已忘身許國誓於皇天伏惟陛下念臣懇至謹因勅使其官奉表以聞臣某云云謹言

辭監察御史表

上元元年進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勅除臣監察御史裏行依前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忽承天澤不勝慶喜負荷恩任伏增憂懼臣在至德元年舉家逃難生幾於死出自賊庭遠如海濱敢望冠冕陛下過聽疑臣有才謀可用謂臣以忠正可嘉枉以公詔徵臣延問當時之事言未可取榮寵已殊事未可行授任過次其時以康元狡逆陛下憂勞臣亦不辭疲駑奉宣聖旨招集士卒師旅未成又逢張瑾姦凶再驚江漢臣恐陛下憂無制變遂曾表請用兵陛下嘉臣懇愚頻降恩詔

聖私殊甚特加超擢至今臣自布衣未踰數月官忝
風憲任兼戎旅今不勞兵革凶豎伏辜臣不可終以
無能苟安非望自姦臣逆命於今六年愧無才能苟
求祿位分符佩印不知慙羞戮辱及之死將不悔陛
下忍而從者其可勝言臣才弱識下非智無謀循涯
顧分實自知耻臣老母多病又無弟兄漂流殊鄉孤
弱相養伏願陛下矜臣愚鈍不合齒於朝列念臣老
母令臣得以奉養則聖朝無辱官之士山澤有純孝
之臣不任悃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請以聞臣云
云謹言

為呂荆南謝病表

臣某言臣自去秋疾疹以至今日轉加羸弱庶事不
理某月日附某官口奏請替某月日又進狀陳情未
蒙允許伏增憂懼陛下應以臣久曾驅策未忍替臣
臣實憂陛下方隅切須鎮守臣不能起止四十餘日
艱虞之際實慮變生今淮西敗散唐鄧危急在臣病
瘵豈敢偷安伏望天恩即與臣替儻餘生尚在得至
闕庭犬馬之心死生願畢不勝懇款之至謹遣某官
奉表陳乞以聞云云

請節度使表

寶應元年進

臣某言臣自以愚弱無堪遠跡江湖全身之外無所
冀望陛下過聽微臣顧問今臣起家數月之內官忝
臺省爾來三歲無益効用愧耻之甚在臣無踰臣竊
以荆南是國家安危之地伏願陛下不輕易任人陛
下若獨任武臣則州縣不理若獨任文吏則戎事多
闕自兵興已來今八年矣使戰爭未息百姓勞弊多
因任使不當致使敗亡伏惟陛下審擇重臣即日鎮
撫全陛下上游之地救愚臣不逮之急謹遣某官奉
表以聞

乞免官歸養表

臣某言臣以為才不稱任位過其量不自知分禍辱
皆及臣才不如人量實褊僻踰越秩次忝辱衣冠人
亦有慙臣自知愧臣少以愚弱不願為吏書學自業
老於儒家今迹在軍中日預戎事此過臣才分近於
禍辱者矣臣常恐荒浪失於禮法自逸山澤預於生
類今穢污臺省紊亂時憲此過臣才分近於禍辱者
矣伏惟陛下察臣才分不令亂官則貪冒苟進之徒
自臣知耻陛下若官不失人則天下自理故曰天下
理亂繫之官人臣以為官人之難無敢易者陛下焉
可易於臣哉臣無兄弟老母久病所願免官奉養生

死願足上不敢污陛下朝列是臣之忠下不欲貽老
母憂懼是臣之孝願全忠孝於今日免禍辱於將來
伏惟陛下許臣免官許臣奉養在臣慶幸無以比喻
謹遣某官奉表陳請以聞云云

謝上表 廣德二年道州進

臣某言去年九月勅授道州刺史屬西戎侵軼至十
二月臣始於鄂州授勅牒即日赴任臣州先被西原
賊屠陷節度使已差官攝刺史兼又聞奏臣在道路
待恩命者三月臣以五月二十二日到州上訖耆老
見臣俯伏而泣官吏見臣以無菜色城池井邑但生

荒草登高極望不見人煙嶺南數州與臣接近餘寇
蟻聚尚未歸降臣見招輯流亡率勸貧弱保守城邑
畬種山林冀望秋後少可全活臣愚以為今日刺史
若無武略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
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瀕一州之人不叛則亂
將作矣豈止一州者乎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
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
衆則刺史宜精選御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
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凡授刺史特望陛下一年
問其流亡歸復幾何田疇墾闢幾何二年問畜養比

初年幾倍可稅比初年幾倍三年計其功過必行賞
罰則人皆不敢冀望僥倖苟有所求臣實孱弱辱陛
下符節陛下必當御擇臣固宜廢歸山野供給并稅
臣不任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

再謝上表

永樂二年進

臣某言某伏奉某月日勅再授臣道州刺史以其月
日到州上訖臣前日在官雖百姓不至流亡而歸復
者十無一二雖寇盜不犯邊鄙而不能兵救鄰州雖
賦歛僅能供給而有司不無罪狀雖人吏似從教令
而風俗未能移易臣又多病不無假故水旱災沴每

歲不免疾疫死傷臣州尤甚以臣自訟合抵刑憲聖
朝寬貸猶宜奪官陛下過聽重有授任伏恐守廉讓
者以臣為苟安祿位抱公直者以臣為內懷私僻有
材識者辱臣於臺隸之下用刑法者罪臣於程式之
中臣所以不敢即日辭免待陛下按驗虛實然後歸
罪有司今四方兵革未寧賦歛未息百姓流亡轉甚
官吏侵剋日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猥之徒凡弱下愚
之類以貨賂權勢而為州縣長官伏望陛下特加察
問舉其功過必行賞罰以安蒼生誰不自私臣實不
敢所言狂直朝夕待罪不任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

表陳謝

廣德二年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赦宣示百姓訖伏惟陛下以慈惠馭兆庶以謙讓化天下凡所赦宥皆允人望凡所敦勸皆合大經生識之類不勝大幸臣方領陛下州縣守陛下符節不得稱慶下位蹈舞闕庭不任歡戀之至

永泰元年賀赦表

臣某言某月日恩赦至州宣示百姓訖百姓貧弱者多勞苦日久忽蒙惠澤更相喜賀歡呼忭躍不自禁

止伏惟陛下增脩典禮弘正紀度勞謙慈惠與人更新此實興王之盛烈明主之至德戴履天地誰不慶幸臣方守州縣不得蹈舞闕庭無任歡忻之至

請省官狀

乾元三年
上
來
大
夫

唐鄧等州縣官

右方城縣舊萬餘戶今二百戶已下其南陽向城等縣更破碎於方城每縣正員官及攝官共有六
十人

以前件如前自經逆亂州縣殘破唐鄧兩州實為尤甚荒草千里是其疆畝萬室空虛是其井邑亂骨相枕是其百姓孤老寡弱是其遺人哀而恤之尚恐寬

怨肆其侵暴實恐流亡今賊寇憑凌鎮兵資其給養
今河路阻絕郵驛在其供承若不觸事救之無以勞
勉其苦為之計者在先省官其方城湖陽等縣正官
及攝官并戶口多少具狀如前每縣伏望量留令并
佐官一人餘並望勒停謹錄狀上

請給將士父母糧狀

上元元年
來大夫

當軍將二千人父隨子者四人母隨子者二十八
人

以前件如前將士父母等皆因喪亂不知所歸在於
軍中為日亦久夫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忠信者

可以全義勇豈有責其忠信使之義勇而不勸之孝
慈恤以仁惠今軍中有父母者皆共分衣食先其父
母寒餒日甚未嘗有辭其將士父母等伏望各量事
給其衣食則義有所存恩有所及俾人感勸實在於
此謹錄狀上

請收養孤弱狀

上元元年
來大夫

當軍孤弱小兒都七十六人

張季秀等三十九人
無父母周國良等三人

十七人有
父兄在軍

以前件狀如前小兒等無父母者鄉國淪陷親戚俱
亡誰家可歸傭丐未得有父兄者其父兄自經艱難

久後征戍多以忠義遭逢誅賊有遺孤弱子不忍棄
之力相恤養以至今日乞令諸將有孤兒投軍者許
收驅使有孤弱子弟者許令存養當軍小兒先取回
殘及回易雜利給養謹錄狀上

舉呂著作狀 實應元年奏

故荆南節度觀察使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呂誦姪
男季重

右見任秘書省著作郎

以前件狀呂某立身無私歷官清儉身沒之後家無
餘財長男幼小未了家事前件姪質性純厚識理通

敏仁孝之性不慙古人自其疾甚不視事向五六十
日軍府之事皆季重諮問事無大小處之無情以臣
所見季重不獨為賢子弟今時穀湧貴道路多虞漂
流異鄉無以自給伏望天恩與季重便近州一正員
官令其恤養孤幼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奏免科率狀 廣德二年奏勅依

當州准勅及租庸等使徵率錢物都計一十三萬
六千三百八十八貫八百文

一十三萬二千四百八十貫九百文嶺南西原
賊未破州已前

三千九百七貫九百是賊退後徵率

以前件如前臣自到州見庸租等諸使文牒令徵前件錢物送納臣當州被西原賊屠陷賊停留一月餘日焚燒糧儲屋宅俘掠百姓男女驅殺牛馬老少一州幾盡賊散後百姓歸復十不存一資產皆無人心嗷嗷未有安者若依諸使期限臣恐坐見亂亡今來未敢徵率伏待進止又嶺南諸州寇盜未盡臣州是嶺北界守捉處多若臣州不安則湖南皆亂伏望天恩自州未破已前百姓久負租稅及租庸等使所有徵率和市雜物一切放免自州破已後除正租正庸

及准格式合進奉徵納者請據見在戶徵送其餘科率並請放免容其見在百姓產業稍成逃亡歸復似可存活即請依常例處分伏願陛下以臣所奏下議有司苟若臣所見愚僻不合時政千亂紀度事涉虛妄忝官尸祿欺上罔下是臣之罪合正典刑謹錄奏聞

奏免科率等狀永泰二年奏勅依

當州奏永泰元年配供上都錢物總一十三萬二千六百三十三貫三十五文

四萬一千二十六貫四百八十九文請據見在

堪差科徵送

九萬一千六百六貫五百四十六文配率請放免

以前件如前臣當州前年陷賊一百餘日百姓被焚燒殺掠幾盡去年又賊逼州界防捍一百餘日賊攻永州陷邵州臣州獨全者為百姓捍賊今年賊過桂州又團練六七十日丁壯在軍中老弱餽糧餉三年已來人實疲苦臣一州當嶺南三州之界守捉四十餘處嶺南諸州不與賊戰每年賊動臣州是境上之州若臣州陷破則湖南為不守之地在於徵賦稍合

優矜今使司配率錢物多於去年一倍已上州縣徵納送者多於去年二分已下申請矜減使司未許伏望陛下以臣所奏令有司類會諸經賊陷州據合差科戶臣當州每年除正租正庸外更合配率幾錢庶免使司隨時加減庶免百姓每歲不安其今年輕貨及年支米等臣請准狀處分謹錄奏聞

論舜廟狀

永泰二年奏初依

右謹按地圖舜陵在九疑之山舜廟在太陽之溪舜陵古老以失太陽溪今不知處秦漢已來置廟山下年代寔遠祠宇不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祭奠酌荒

野恭命而已豈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歿於荒裔陵廟皆無臣謹遵舊制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特乞天恩許蠲免近廟一兩家令歲時拂灑示為恒式豈獨表聖人至德及於萬代實欲彰陛下玄澤及於無窮謹錄奏聞

舉處士張季秀狀

永泰二年奏勅依

臣州僻在嶺隅其實邊裔土風貪於貨賄舊俗多習史事獨季秀能介直自全退守廉讓文學為業不求人知寒餒切身彌更守分貴其所尚願老山林臣切以兵興已來人皆趨競苟利分寸不愧其心則如季

秀者不可不加褒異臣特望天恩令州縣取其穩便與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一兩頃免其當戶徭役令得保遂其志此實聖朝旌退讓之道亦為士庶識廉耻之方謹錄奏聞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十

拾遺諸篇皆出唐文粹

唐元次山文集拾遺

縣令箴

古今所貴有土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為其動靜
是人禍福為其噓喻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
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疎
難與為政既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
或曰關由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
字人贈君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五規

出規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
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
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
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夫卿相近臣之門無
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候
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
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孳參遊宴者或刑
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
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嘆曰叔將
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

非忠謹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
偕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
之機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
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
子以叔將為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美意將何為對曰雲山
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
老可矣復安為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
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

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大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耶何不曰使吾得兩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娛音而往也以子為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蒙汙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義孰凡之別稱終不復二論孰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顛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寃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為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寃之彼牧兒望次山猶臺隸不敢干其主及為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讎斯豈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為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為戲似非之非者耶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巔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

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為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山中以酒自肆有醉歌里夫公聞之酸多音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尔何樂然尔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公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于世間目不隨人視耳

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包裹塞不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汙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耶

時規

乾元己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醇耐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耶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

使人民免賊害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饑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記之授於學者用為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寧方為污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

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少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為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權以順長老之意歸
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權道然也苟為爾乎
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
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權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
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
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憮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
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徃曲視
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
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
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為曲言矣強全一權以為

不喪其直恩哉若能為曲於鄰里強全一權豈不能
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為能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
於邦國以彰名譽能為曲於邦國豈不能為曲於天
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鍾鼎不入
門權位不在已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
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圖音乎元子聞之頌曰吾
以顏貌曲全一權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有過於
此者何以自免

水樂說

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磬之懸

水淙淙然聞之多久於耳尤便不至南磴即懸庭前
之水取歌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
便

訂司樂氏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
能和分五音韻諧水聲可傳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
使門人以南磴及庭前懸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
韻曠多矣烏有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子元子謝曰
次山病餘憊固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冷
然便耳醉甚或與酒徒戲言呼為水樂不防君子過

聞而來實污辱君子之車僕樂官去季川問曰尚執
謝樂官不亦過甚曰然吾為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為
司樂之官老矣八音教其心五聲傳其耳不得異聞
則以為錯亂紛惑甚不可聽况懸水淙石宮商不能
合律呂不能主變之不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樂
氏非全士安得不甚謝之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
順和絲竹之流妙宮商角羽豐然迭生以化全士之
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清瀛浥溶不變司樂氏
之心嗚呼天下誰為全士能愛夫全聲也

浪翁觀化 并序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
記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為四時四時之行化為萬物萬
物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
之說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
兩忘終世相無此有化無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
兩求終世相有此無化有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
有不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
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
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
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

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
犬豕父子為憍慾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
化為讎敵宗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
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
權所恣忠信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
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
所傷州里化為禍邸姦兇為恩幸所迫廝阜化為將
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
於草木原野化為狴犴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為鼎
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為宮寢或曰數於祠禱翁
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狙
狡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
亂顏容為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威促之色翁能記
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嘆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
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
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
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污化為梁肉一息化為千歲
鳥犬化為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

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鬥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
非斧鑕也耶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
日月非虎豺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
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
林蒼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國入
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耶人民相
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耶人民勞
苦相寃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能相救呻
吟非常聲也耶人民多飢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污非
梁肉也耶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

存者一息非千歲也耶僵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
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耶

自釋 從唐書本傳補以魯公亦撰墓誌銘校

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象載國史

世系在家謀少居墓誌作習靜子三字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

為稱天下兵興逃亂入倚玆洞始稱倚玆子墓誌無此句有者倚玆子三篇

其後家瀼瀼乃自稱浪士墓誌此下有者浪說七篇五字及有官人以為浪者

亦漫為官乎呼為漫郎墓誌此下有者漫說七篇五字既容樊上漫遂顯姓

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日聲叟彼謂以聲者為其不相

從聽不相鉤加帶笈著而盡船獨聲斷而揮車酒徒得

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聾乎公守著作不帶笈箸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聾斷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為叟嗚呼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鈞加於當世誰是聾者吾欲從之彼聾叟不慙帶笈箸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聾叟不羞聾斷於鄉里吾又安能慙浪漫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為稱直荒浪其性情誕漫其所為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乃為語曰能帶笈箸全獨而保生能學聾斷保宗而全家聾也如此漫乎非耶

唐元次山文集拾遺終

元集補

元集初據郭本上版印成又從唐音丙籤得序二首從別本得詩一首不同者一首為補錄於此無錫孫毓修識

劉侍御月夜讌會 并序 詩見卷四

兵興以來十一年矣獲與同心歡醉達旦詠歌取適無一二焉乙巳歲彭城劉靈源在衡陽逢故人或有在者曰昔相會第歡遠遊始與諸公待月而笑語竟與諸公愛月而歡醉詠歌夜久賦詩言懷於戲文章道喪蓋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

此序見卷七今重錄之何耶

愛系之風雅誰道是邪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為後生之規範今夕豈不能道達情性成一時之美乎

送孟校書往南海

并序 詩見卷四 題作別孟校書

平昌孟雲卿與元次山同州里以詞學相友幾二十年次山今罷守春陵雲卿始典校芸閣於戲材業次山不如雲卿詞賦次山不如雲卿通知次山不如雲卿在次山又詡然求進者也誰言時命吾欲聽之次山今且未老雲卿少次山六七歲雲卿聲名滿天下知己在朝廷及次山之年雲卿何事不可至勿隨長風乘興蹈海勿愛羅浮往而不歸南海幕府有樂安

任鴻與次山最舊請任公為次山一白府主趣資裝雲卿使北歸慎勿令徘徊海上諸公第作歌送之

朝陽巖下歌詩見卷四與此不同

朝陽巖下湘水深朝陽洞口寒泉清零陵城郭夾湘岸巖洞幽奇帶郡城荒蕪自古人不見零陵徒有先賢傳水石為娛安可羨長歌一曲留相勸

橘井 卷四 款乃曲後

靈橘無根井有泉世間如夢又千年鄉園不見重歸鶴姓字今為第幾仙風冷露壇人悄悄地閑荒逕草綿綿如何躡得蘇君跡白日霓旌擁上天

此決非次山詩

國

館
藏
書
印

六
十

